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六十一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61)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十一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續)	清·王文誥 編撰	一
蘇穎濱年表	宋·孫汝聽 編撰	二二九
游定夫先生年譜	清·游智開 編撰	二七一
宋儒龜山楊先生年譜	清·毛念恃 編撰	二九九
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年譜	清·張夏 編撰	三八九
陳了翁年譜	元·陳宣子 編撰	五一九
鄒道鄉先生年譜	清·李兆洛 編撰	五六五
和靖尹先生年譜	宋·黃士毅 編撰	六三三
豫章羅先生年譜	清·毛念恃 編撰	六六五
石林先生兩鎮建康紀年略	清·葉廷琯 編撰	六九一
延平李先生年譜	清·毛念恃 編撰	七一三
韋齋公年譜	清·朱玉 編撰	七四一
簡惠公年譜	清·周湛霖 編撰	七七一



備藏

屏山先生年譜

詹繼良 編撰

八〇五

洪文惠公年譜

清·錢大昕 編撰 洪汝奎 增訂

八一七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五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男霖圻覆較

誥案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北彌亘西南中含白氣將散復有黑氣起東

左正言任伯雨以爲邊境竊發之禍詔建火星觀禳之伯雨言當修德以弭
茲二日有星自西南入尾其光燭地是年遼與女真構釁未幾楊割死其子
阿骨打立十二日范純仁薨十三日皇太后向氏崩以曾布爲山陵使趙挺
之爲御史中丞建議紹述復攻元祐舊臣五月辛酉朔大雨雹六月范純禮
罷東都事畧云常安民字希古蜀人也紹聖初除監察御史章惇專權擅命
力折其姦又論蔡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
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宦寺外連臺諫合黨締交以圖柄任不早逐之
悔將安及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者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從
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恥及爲
諫官則上疏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爲太常博士親定司
馬光諡爲文正爲言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至乞剖棺鞭尸是豈士君
子之所爲哉曾布在樞府與惇不協見安民數論惇意謂附己於上前屢稱
之及安民論布與惇互用親故於是二人合力排之董敦逸再爲御史復欲
彈蘇軾兄弟安民止之敦逸乃言安民主元祐黨謫監鹽酒務蔡京用事人
黨籍卒陳祐字純益陵井監人也元符三年除右正言遷右司諫言林希於
紹聖初掌書命草呂大防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至有老姦擅國之語陛



下頃用臣言、褫其職、而希忿躁不平、尙敢謝章慢上不敬、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希再降、又言元祐人材誠爲可用、今紹聖人材比肩於朝、而元祐臣僚纔十數人、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又言臣聞陛下有所除擢而大臣往往執奏、事寢不行。臣願陛下力行裁抑、無使權柄下移、則朝廷之福也。以論事切直、出通判滁州。蔡京用事、編管歸州、赦還卒。龔夬字彥和、瀘州人也。徽宗立、召爲殿中侍御史、論章惇二蔡之罪、章十上、因言修五朝實訓、乞令不可增損、變亂事實、以濟姦說。時議譴之。黨事興、削籍編管化州。稍革復而卒。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也。爲樞密院編修官、坐送諫官鄒浩免官。徽宗卽位、庭堅入諫、垣議論忠鯁。上疏曰：近世之論孝者、必曰法紹復神考、然後爲孝。於其父有違戾、不孝莫大焉。夫前後異時、法亦隨變、而欲纖悉紹復神考、則法弊不便於民、民怨則辱先烈、可謂孝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不爲無補於國。請盡復司馬光贈官、以悅人心。又奏籍閭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復有營私之人、引用私黨、蔽隔賢俊、名曰繼述、而實自肆焉。又乞用蘇軾蘇轍忤旨、蔡京黨議其罪、削籍編管虢州、移鼎象徒。復以星變赦還里卒。江公望字民表、避州人也。建中靖國元年、除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尙書王古同治放欠、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爲私惠者。公望以謂上登極大赦、欲與天下更始、一切蠲免、豈容古以私意能傾天下之財。上疏曰：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每不合、屢見言氣懷不平之心。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公望諫諍有體、朝野稱爲得人。已而上疏曰：哲宗固孝於神考矣。紹述之論、牢不可破。故民力困竭、國用匱迫、天下爲之騷然、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材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遺紹聖竄逐之後、彫䟽零落、所餘無幾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嘉靖庶邦、蓋



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此言。陛下欲逾此言其如
 卒。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元日日食王安石專政致五朝之烈掃地無遺
 宋以衰越三十有四載至是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元日赤氣黑祲見
 蔡京專政而宋為虜矣。當熙寧元祐之閒羣臣以諫諍立節者甚衆而史斷
 以公忠規謨論挺挺大節謂羣臣無出其右公亦庶乎行其志也。逮至紹聖
 元符之際人材絕少惟陳瓘任伯雨常安民陳祐龔夬張庭堅江公望數人
 餘如鄒浩陳次升之流浩固嘗以諫廢孟后立劉氏得罪而自悔其言之慙
 徽宗立再登言路則已虎豹之尊矣。故寥寥此數臣者事局既改論議亦別
 合而觀之實為熙寧元祐諸臣之殿有此數臣能使徽宗初政改觀垂敗一
 振乃不及一年而黜逐淨盡是得行其志猶不及熙寧元祐諸臣也。計是年
 公一生事業已畢朝局翻覆事亦畢均當歸宿也。前於南遷道中已附載陳
 瓘任伯雨事實今補錄常陳龔張江五傳以補紹聖諍臣及元符末上書人
 之綱領若浩則及其事次升則及其人亦稍備矣。其後崇觀政宣中僅有三
 事一曰重構黨禍一曰窮極土木一曰自撓邊釁於本案消長進退
 退得失之旨已無干涉皆廣淵日下之末流也於是歎觀止矣。正月一日
 為狄威作九成臺銘。本集九成臺銘云韶陽太守狄威新作九成臺玉屑散
 三百一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
 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
 閒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籍也而況得聞於天使耳聞天籍則凡有
 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

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數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蕭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爲明老作南

華題名記。本集南華長老題名記云：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孟子。南華自六祖大鑒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華爲律寺。至吾宋天

禧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明公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

居士曰：幸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卽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幸官

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別吾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

子爲我記之。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記。附錄此記前論儒釋文繁不錄，查

註謂在韶度歲者，據九成臺銘，殊不知尚有此長篇也。若必作此二文，始去

則是日必不能行。當以兩日至南雄，一日度嶺，三日抵南雄，改徐信詩。與地

無此情理也。且韶州度歲是日亦無暇爲文也。三日抵南雄，改徐信詩。與地

云：徐信，保昌人，舉進士高第，雅好苦吟。蘇軾嘗造訪，見信作甘露寺詩，遣書

班還作陳公密書。其哀疾此意，豈可忘哉。曹三班廉幹非常，遠送愧感。四

日發大庾嶺至龍光寺求竹二竿，置南華琵琶座。言坡北歸至嶺下，偶肩輿

折扛求竹於龍光寺，僧惠雨憩於村店，遇嶺上老人題詩壁上。獨醒雜志云：東

大庾，且延東坡飯，公遂畱詩。憩於村店，遇嶺上老人題詩壁上。東坡還至廣



嶺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問從者曰：官為誰？曰：蘇尚書。曰：是蘇子瞻歟？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祐善人也。東坡笑而謝之，因題一詩於壁間。

嶺上梅已結子，贈嶺上梅詩五日，至嶺龍泉寺，公昔過嶺而南，題詩鐘上，今復過而北，和前韻，并作過嶺詩。

度嶺後又至南安軍，吳法掾來見，觀舊作石鐘山記作跋。

復作跋也。至南安軍，吳法掾來見，觀舊作石鐘山記作跋。後云：錢塘東南，皆

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豁行

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輦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

無所不在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五日，自海南還過南安，司法掾吳君示舊

所作石鐘山記，復書其末。**寄陳公密書。**本集與陳公密

年譜記年錄，並云：正月五日過南安，為吳法掾。本集與陳公密

題所作石鐘山記，是南宋本皆有五字也。今補。本集與陳公密

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為樂未央。公既王事靡寧，某亦歸心所藹，恩遽就別，如
何可言。別後，亟辱惠書，詞旨增重，感慰深矣。某已度嶺，已無問鵬之憂，行有
見燭之喜。但遠德誼未忘。**九日，作常樂院經藏銘。**本集南安軍常樂院新作
鄙情，新春保練，以需驛召。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各徧
千法，千佛千口，則為幾說。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各徧
滿，不相壞雜。道人山居，僻介楚越，常樂我靜，一食破粥，達磨耶藏，勤苦建設。
我無一錢，檀波羅密。施此法水，以灌爾睫。紀
年錄：是年正月九日，作南安常樂院法藏銘。公既發南安，人士求為軍學記。

具本末、麻粒以從。晚泊浮石山下，游顯聖寺，題詩寺壁。至南康縣，重經田如
薩水閣，望所題獨秀峯，留詩抵虔州。霍漢英出見，時章貢水涸，寄家於水南。
寄朱服本集與朱行中書云：近因還使上狀，必已聞達。某蒙庇粗遣已達。
登鬱孤臺作詩寄李公寅書本集與李亮工書云：伯固必頻見告致懇。南華
欲鍊鍾乳，告求少許為兩兒婦病，皆與霍漢英許朝奉燕集鬱孤臺，答所和
詩。寄李之儀書本集與李端叔書云：近託徐叔靜奉書遠地，得達否？某蒙恩
喜不寐也。今已到虔州，即往浙間，居度多在。日攜藥囊游城市及山寮野市，
問何遠春渚紀聞云：先生自海外還，至贛上，寓居水南，日過郡城，攜一藥囊，
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於紙尾書記名氏，堆積案間，拱立
以俟。公見即笑視，畧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紙尚多，即笑語之曰：日
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遇術士謝晉臣，贈詩寄錢世雄書。本
與錢濟明書云：某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此行決往常州居住，不知郡
中有屋可僦，可典買者否？如聞常之東門外有裴氏，見出賣宅，告令一幹事



人與問。若果可居。度力所及。即徑往議之。侯至金陵。別遣人咨稟也。張嘉父
今安在。聞魯直无咎皆起而公為獅子所齧。尚棲遲田間。公豈久廢者。惟萬

萬寬中。自愛。游景德寺顯榮湛然堂作詩。錢志仲來調。以烏絲欄求書雜詩。與錢

志仲書云。兩日不見。渴仰兼懷。昨日水東尋幽訪古。隨有所得。恐
欲知之。又云。烏絲當用寫道書一篇。非久納上。惡詩不足錄也。答陽孝本

和鬱孤臺韻。署孝本曰。玉巖居士作真贊。本集玉巖居士陽行先真贊云。道

世之所爭者。五天蓋其三。而昇其二。崇慶院求數珠并和贈惟湜詩。二月作

蘇堅書。本集與蘇伯固書云。人至辱書。承別後起。留任勝念。親懷歸之心。何

舟猶在。賴外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卧病。幸而皆愈。僕卒死者六。程之元專

人可駭。住處非舒則常。老病惟退為上策。子由聞已歸至穎昌矣。程之元專

使來迎。以時服寢衣為餽。本集與程德孺書云。近蒙專使至虔。遠致時服。寢

司寢衣。即被也。公北歸。服用必弊。故以遠餽。必不。孫勵自感化來見。斜川集

念其缺。齋衣也。今則非齋。即人人不許。蓋被可笑。孫勵自感化來見。斜川集

墓誌云。公諱純。志康其字也。世為虔州感化人。父立節。即介夫也。終於桂州
節度判官。贈朝散郎。諡勤。勤字志舉。純之弟也。純為黃師是婿。後却岳州。除
提點崇福宮。請老。年七十一。子虬。時純公抱痛存沒。為其父立節作剛說。本
不至者。蓋服官於外耳。勸事跡無考。

剛說云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從起人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聚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騎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校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旣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而世乃曰太剛則折、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鄧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視。朱子晦菴題跋云、蘇文忠公爲孫君介夫作剛說、其所以發明孫君之爲人者至矣。寧都主簿鄭載德得遺蹟於君家、將摹刻而宣之學官。閒以視予、因爲識其左方、以告觀者。勉夫剛而益求所以爲仁之方云。慶元乙卯二月癸未、杭安朱熹書。附錄公赴惠州而介夫卒、遺言以玳瑁合寄公。公甚痛之、常許其子志康爲作哀詞、而礙於握管、遂遷延不果。至是畢竟爲此文、以傳介夫、蓋不欲負死友。并和遲贈勵詩。宮師昔在處、與而詰責於志康也。其篤於風義、可謂至矣。鍾堯游求其遺跡、故老無復在者。因訪得堯諸子、相持而泣、爲堯作哀詞。本



太后遺誥進慰上仙表

本集慰皇太后上仙表云伏觀正月十四日大行皇

鍾子翼哀詞敘云軾年始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隱君
子鍾君與其弟槃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
嘗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為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
之其後五十有四年軾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跡而故老皆無在者君
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
乃追作此詞君諱葉字子翼博學篤行為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
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儂智高叛嶺南聲振江西虔守曹觀欲鎮
民財為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
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為左右手況吾民乎不幸而至
於急則官與民為一家大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為觀悟而止虔人以安聞皇
太后遺誥皇太后上仙表云伏觀正月十四日大行皇
云臣軾誠哀誠痛稽首頓首大行皇太后德冠三朝化行四海揭決大策指
天下於太山之安退避東朝復明辟為萬世之法奄終壽祿莫曉天心恭惟
皇帝陛下仁孝自天哀傷過禮惟聖達節豈復行會閔之難以民為心則當
發舜禹之大願少寬於追慕庶下答於臣民臣以外郡居住不獲奔赴闕廷
無任哀痛隕越之至東都事畧云神宗欽聖憲肅皇后向氏故宰相敏中之
曾孫女也以治平三年歸於潁邸封安國夫人神宗即位立為皇后哲宗即
位尊為皇太后哲宗崩宰相章惇有異議后毅然決策立徽宗遂權同處分
軍國事凡故事所有如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之類皆不用每聞褒錄勲賢
省賦息兵崇儉愛民之事則喜見容色降手書還政崩於慈政殿年五十六
歸葬以向后之賢而有宣仁聖烈為姑昭慈聖獻為婦此三后者豈惟有宋

之隆亦前代所不及也。獨決策一事不無遺憾。又不幸卽世使韓忠彥不能自立而蔡京等無復顧忌此史家所以引章惇語謂徽宗輕佻不可君天下以譏之也。論者謂當趙宋全盛時有術者以其發祥地薄弱不足以禦四夷特獻中龍所結穴坐罪編管其所獻卽前明鳳陽陵也。由是觀之宋之得於地者既未足恃而見於天者又不足畏其致此百六之再答霍漢英許朝奉會又皆由人事之祿喪而欲以三丁迴幹元化難矣。

和鬱孤臺韻與邁追過簞符箭游東禪會王正彥來餽茗布遂與同游。本集

州王正彥書云茗布領抹皆珍物已捧領訖。今賴仙芝來訪記所言黃損事

日與家人輩游東禪及景德如相訪就彼亦可。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

本集記黃僕射得道事云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

人僕射蓋仕南漢官也末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

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家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

云一別人閒歲月多歸來事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

投筆徑去不可問子歸問其狀貌孫答孫勵再用遲韻。從子由南遷者

云似影堂老人也其後頗有祿仕者。答孫勵再用遲韻。遠也遲适皆留許下

據此題邁亦迎子由以來故與立節。與崔甲來見再和示勵詩江公著來爲

孫勳相遇於虔有贈勳詩也。守霍漢英赴太和聽命和公著韻并和兼呈劉安世詩。劉安世紹聖初

惇蔡京起同文館獄必欲寘之死再徙梅州因遣使入海島誅陳衍譏使者

脅使自裁又擢土豪爲運判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



為計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得免。劉氏立為后、悼下復發、乳婢事詔孫
 壽收以檻車赴京。鑾行數驛、適徽宗即位、赦至、乃還。尋移衡鼎、起知鄆州。蔡
 京為相、連謫至峽州。羈管、赦還卒。其立朝日、人目之為殿上虎、皆畏之。公與
 安世故、還獨在後、故輾轉相遇於度。公以其屢脫於死、故云器之鐵人也。邵
 博因此語、附會為器之鐵石人、若公歎賞其風節者、然即妄為軒輊矣。東都
 事畧斷安世疾惡太甚、貽患國家、朋黨之禍、徧於四海、以重天下之不幸。其
 獨歸咎安世、若此、是其人毫不足取、而當時猶視安世為掀天震地者、皆洛中卑鄙之見也。餘已論定卷三十三總案、胡黨各條下。**寒食日與**
安世游南塔寺寂照堂有作。月二十八日為準、移前置後、不出十餘時也。二
又和代安世詩。歲時雜詠和代器之詩云、雨過郊原一番新、尋芳車馬蹋無
 同之問、感餘春。明年歸藉梨花上、應會羣賢及四鄰。附載案中。此詩三月二日記
蘇摩清江曲。本集書蘇養直詩中、玩此詩似是公作、今附載案中。三月二日記
 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烟波弄明月。此篇若置在太白集中、誰
 復疑其非也。乃吾宗養直所作清江曲云、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日、**四日作**
南安軍學記。本集南安軍學記云、朝廷自慶歷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
 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
 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禮殿講堂、視夫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

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旣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彛之學政告之。然彛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爲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建中靖國。明老專使至，答書。本集與南華明老書云：某流浪臭濁，久元年三月四日。惠手書，具閭別後法體安穩，爲慰多矣。賴上待水，猶蘇堅寄鍾乳檀香報庠更旬浹。南望山門，馳神杳靄，更希若時保練，不宣。病愈答書。本集與蘇伯固書云：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卽覺此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愧之至。江晦叔已到，霍子侔往太和聽命。三兒子皆促裝登舟，未暇上狀。令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詩案：江公著守虔，見此書中。燒筍廉泉戲約劉安世往參玉版作詩與宋子房重遇韻上述其父選鳳翔厚遇事。本集與宋漢傑書云：某初仕卽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畧盡。僕亦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俛仰百變，無足怪者。唐輔令兄，今復何在？因信畧道區區。某只候水來卽行矣。餘畧面書。劉器先公謂漢傑之父鳳翔守宋選也。公以嘉祐辛丑爲鳳翔幕，此初仕也。至是辛巳，計四十一年。本集作三十餘年，謚今已改正。公自初仕後，集中未嘗有一字及選者。至是始及其顧遇之厚，而公之仕跡亦由是而止。誠有不自知其然者，可爲浩歎。然本案之體大矣，公畧顧而及此，乃天成第一結。